

彭明敏與海外臺獨運動（1964-1972） —從外交部檔案看到的面向

陳 儀 深

摘 要

臺大教授彭明敏及其學生謝聰敏、魏廷朝，於 1964 年 9 月共同草擬、印製「臺灣自救運動宣言」，否定中國國民黨統治臺灣的合法性，傳單尚未散發即遭逮捕入獄。1965 年 4 月警備總部軍事法庭判決謝聰敏有期徒刑 10 年，彭、魏各有期徒刑 8 年，惟在國際壓力之下，蔣介石於 1965 年 11 月將彭明敏特赦。然而彭明敏無法返回臺大教書，生活上不斷遭受特務監視，遂於 1970 年 1 月初逃抵瑞典，同年 9 月獲美國簽證，10 月抵達密西根大學，開始其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

外交部有關彭明敏的專檔計有六冊，舉凡 1964 年政治案發生時來自美、加、歐洲的關切，海外臺灣人團體的救援行動並藉機宣傳；外交部駐外單位對彭明敏行蹤、言論的報告，意外留下了（當事人亦無法保存的）珍貴紀錄。彭明敏雖然沒有實際扮演「革命領袖」的角色，但是他到處演講，透過國際法、政治學、歷史分析闡述臺灣地位未定論及臺灣人民自決的主張，對海外臺獨運動自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關鍵詞：彭明敏、蔣介石、臺灣獨立聯盟、臺灣地位
未定論、自決權

Peng Ming-min and Overseas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1964-1972)— A Perspective from the Foreign Ministry's Archives

Yi-shen Chen*

Abstract

In the September 1964, Professor Peng Ming-min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his students Hsieh Tzung-min and Wei Ting-chao jointly drafted and printed a leaflet/handbill entitled "A Manifesto/Declaration of Taiwan's Self-salvation Movement", in an attempt to deny the legitimacy of the KMT rule in Taiwan. They were immediately caught and imprisoned before copies of the leaflet were released at large. In April 1965 the Martial Court of the Police Headquarters sentenced Hsieh to a ten-year imprisonment, while Prof. Peng and Wei respectively received an eight-year incarceration. But under international pressures, Chiang Kai-shek had to pardon Prof. Peng in November 1965. Despite he was deterred from returning to his post at the University, and faced with continuous surveillance by secret police, Prof. Peng nevertheless managed to flee the country, and reached Sweden in early January 1970. Not long afterward, he was given an American visa in September, and arrived at Michigan University in October, where he was to begin a life of exile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There are six volumes of special archives on Prof. Peng, covering the concern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Europe on the 1964 political event, the saving maneuvers by overseas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propaganda, reports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n Prof. Peng's whereabouts and words. All these have unexpectedly provided us with precious records (even to the subjects in the case). Though Prof. Peng had not actually played the role of a "revolutionary leader", his itinerant speeches expounding the theory of undetermined status of Taiwan and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of the people of Taiwan through analyses of international law, political science and history was admittedly to have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overseas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Key words : Peng Ming-min, Chiang Kai-shek, 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WUFI), The theory of undetermined status of Taiwan,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

* Associate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彭明敏與海外臺獨運動（1964-1972） —從外交部檔案看到的面向*

陳儀深**

“Formosan Studies”終於提出了舉行「臺灣民眾大會」的計畫，並敦請彭明敏教授主持。……此集會不屬於任何組織或團體，而是所有關懷臺灣前途的人們，要盡其個人的權利和義務……。尼克森訪問大陸的消息，以及 N. Y. Times 上周恩來對臺灣立場之獨斷，怎不令人狐疑和哀傷。在這當兒，我們看到了一線曙光。——〈寫在「民眾大會」前夕〉，1971 年 9 月 18 日紐約「臺灣民眾大會」通訊。

壹、前言

1964 年 9 月，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彭明敏，與臺大法學院的畢業生謝聰敏、魏廷朝，共同草擬、印製的「臺灣自救運動宣言」，¹內容分析了臺灣的政治情勢、否定蔣介石政權治臺的合法性、主張制訂新憲法建立新國家，三人旋即被密報而遭逮捕、軍法審判、入獄服刑。1966 年 6 月，全美臺灣獨立聯盟（The 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簡稱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特此致謝。本文初稿發表於 2005 年 11 月國史館「臺灣 1950-1960 年代的歷史省思」研討會，陳芳明教授在會中提供改進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06 年 1 月 27 日，通過刊登日期：2006 年 5 月 11 日。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¹ 詳見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臺北：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出版，1995 年），頁 147-160。書中稱「臺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或「臺灣自救宣言」，警總判決書則稱「臺灣自救運動宣言」，本文以下簡稱「自救宣言」。

UFAI) 在費城宣告成立，首任主席陳以德將「自救宣言」譯成英文，聯盟並透過募款把這篇文章刊登在 1966 年 11 月 20 日的《紐約時報》，²當時擔任 UFAI 中央委員兼負責海外聯絡的蔡同榮，特在洛杉磯募集一筆款項，於該年年底由坎薩斯 (Kansas) 的臺灣同鄉負責將「自救宣言」夾在聖誕卡內，郵寄兩千份進入臺灣。³其次，1970 年 1 月初彭明敏順利擺脫國民黨政府的監控，抵達瑞典以後，UFAI 在 1 月 22 日向紐約時報以及 UPI、AP 等通訊社發布「捷報」，新聞稿的題目是〈臺灣獨立革命的領袖 彭明敏教授冒險脫出臺灣〉，文中說到：「我們深深感佩彭教授犧牲他個人及家庭為臺灣的將來毅然負起革命建國的重擔，我們更深深慶幸有這麼一位卓越的革命領袖來領導我們。」最後還信心滿滿宣稱要「在 1970 年代建立自己的國家」。⁴

為什麼是 1970 年代？長期在歐洲參與臺灣人運動的張英哲說：「1960 年代末為起點，島內外臺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開始具備民族的規模與組織的團結行動，這是從島外臺灣人開始的。」⁵具體而言，1960 年代隨著臺灣留學生到國外深造，包括 1960 年 2 月在日本東京成立的臺灣青年社（1963 年改名臺灣青年會，1965 年再改為臺灣青年獨立聯盟），美國的「臺灣獨立聯盟」（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簡稱 UFI，1958 年 1 月成立）在 1961 年公開活動，加拿大的臺灣留學生在 1963 年創立臺灣人權委員會，以及歐洲留學生在 1966 年成立的歐洲臺灣獨立聯盟，這四個組織從 1968 年春天開始共同發行《臺灣青年》月刊與《獨立臺灣》的英文季刊，逐漸具備世界性組織的基礎。1969 年末、1970 年初亦即彭明敏成功出逃前夕，以上四個海外團體連同島內的「臺灣自由聯盟」醞釀正式合併，或如陳隆志所說：「當零散的組織凝合為統一的組織，個別行動變為統一行動

² 陳佳宏：《海外臺獨運動史》（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 年），頁 64。

³ 蔡同榮：《我要回去》（臺北：公民投票雜誌社，1992 年，4 版），頁 59。

⁴ 《偽臺灣獨立聯盟》（1970 年 1 月 6 日至 4 月 21 日），外交部藏，檔號：406/0082。

⁵ 張英哲：〈1970-2000 年歐洲臺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收入張炎憲等編：《自決與認同—1950-1990 年海外臺灣人運動專輯》（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5 年 6 月），頁 150。

時，就是革命成功的先聲。」⁶事實上，1970年1月23日下午，日本的獨盟在東京大倉飯店舉行的記者會，就是把以下兩則重要消息同時宣布：(1)以推動獨立運動為目的的世界性單一組織「臺灣獨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 簡稱 WUFI) 已於1月15日成立，(2)在臺灣為獨立運動指導者的原臺灣大學教授彭明敏，已於最近由臺灣逃出。⁷

彭明敏在風雲際會的1970年代流亡美國，是否如不少人所期待的擔負起「革命領袖」的任務？若否，則是以何種方式影響了海外的臺獨運動？過去雖有若干著作或口述資料討論，但外交部相關檔案之得以公開是最近的事，本文擬就1964-1972年亦即已公開檔案涵蓋的範圍為主，探討彭明敏與海外臺獨運動的關係，期能彌補過去研究之不足。外交部直接與彭明敏有關的檔案集中在北美司，除了一本綜合性的單冊(1965-1970)以外，餘依時間順序(1964-1972)輯成五冊，前兩冊名為《彭明敏等被捕案》，後三冊則是1970年彭出逃以後的種種，故逕稱為《彭明敏案》；之所以到1972年為止，除了由於檔案開放年限問題，內容方面亦顯示國民黨政府意圖驅彭離美的努力至此告一段落。

1971年是中華民國政府(或蔣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的一年，從而是重新思考檢討臺灣之歸屬或國際地位的重要時刻，此時彭明敏在美國僕僕風塵到處演講，國民黨的情治網絡也充分做了布署和記錄，並回報臺北的中央高層，宛若完成了不少「空中對話」。由於臺灣前途問題至今仍在美、中之間擺盪，這些對話仍有高度的現實意義和參考價值。

貳、政治案處置階段

一、救援與宣傳

⁶ 陳隆志：《臺灣獨立的展望》(臺北：鄭南榕出版「自由時代系列叢書」，1987年10月)，頁106-108。

⁷ 宋重陽：《臺灣獨立運動私記—三十五年之夢》(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3月)，頁179。

由於彭明敏是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國際航空法碩士（1953）、法國巴黎大學法學博士（1954），其後在臺大政治系任教時，曾於 1956、1960 年兩度應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邀請出國參加國際問題研討會，他是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國家講座（1961-1962），1961 年出任臺大政治系主任、公法研究所主任、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顧問，1963 年還被選為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之一，以這樣醒目的身分背景，當 1964 年 9 月 20 日被逮捕以後，很容易成為國際關切的焦點。

事情發生不久（10 月 1 日），美國大使館主管政治事務的參事林貴士即向北美司司長蔡維屏邀約午餐，探詢彭案情形，同日午後 4 時，大使館二等秘書費浩偉（Harvey Feldman）因事來訪二科科長錢復時，亦探詢彭案情形。⁸接著，《紐約時報》於 10 月 24 日刊載〈臺灣指控一教授從事獨立活動〉，內容述及彭明敏和他以前的兩名學生於本月（應係上月之誤）20 日在臺北被捕，於是引起駐美大使蔣廷黻的注意，蔣大使乃於 10 月 30 日向臺北外交部發出一極密電：「紐約時報 24 日登載……，已在美國學術界引起注意。本館認為如能將彭魏等釋放，而以其他方式加以監視，比較妥當。如繼續監禁，則此間之不良反應恐將擴大。」⁹所謂美國學術界的注意並非空穴來風，11 月 4 日蔣廷黻致臺北外交部的密電謂：「頃接哈佛大學教授季辛吉來函謂，彭明敏為其學生，對其被捕，甚為關心等語。請即賜告彭案詳情，以便答覆各方訪問。」¹⁰不但如此，哈佛大學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一方面在 10 月 29 日致函學界友人籲請提出抗議（附件包括彭案背景資料及抗議對象地址），一方面具名向《紐約時報》投書（11 月 12 日刊載），而中華民國駐羅安琪（洛杉磯）總領事館、駐紐約總領事館都將此項剪報檢呈函告臺北外交部。為了答覆各方訪（詢）問，外交部提供蔣廷黻大使的個人參考資料中，所謂彭明敏等「叛亂案」案情概要的

⁸ 「蔡維屏簽呈」（1964 年 10 月 2 日），《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一冊（1964-1965），外交部藏，檔號：406/0096。

⁹ 「蔣廷黻致外交部第 360 號電」（1964 年 10 月 30 日），《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一冊。

¹⁰ 「蔣廷黻致外交部第 363 號電」（1964 年 11 月 4 日），《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一冊。

最後一段如此寫著：「本案嫌犯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三人為當場緝獲之現行犯，人證俱全，觸犯懲治叛亂條例第二條第三項之預備陰謀罪嫌，現正依法偵查辦理。」¹¹

在加拿大方面，麥基爾大學航空及太空法研究所所長柯亨（Maxwell Cohen）教授於 11 月 2 日、23 日兩度致函中華民國駐加拿大徐淑希大使，對彭案表示關切；駐加大使館在 11 月 2 日也接到加國外交部專管法律的副常務卿威索氏（Wershof）來電詢問。¹²外交部沈昌煥部長為此在 11 月 19 日上了簽呈給行政院，各有關機關會商之後決定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 4 組主稿，草擬一份彭案經過的「簡要說明」俾便外界詢問之用，11 月 26 日外交部（由北美司二科的錢復擬稿）以代部長（朱撫松）簽呈的公文向行政院嚴家淦院長請示，看這一份「簡要說明」是否可行。¹³由於 11 月 16 日美國駐華大使館參事林貴士又向蔡維屏司長面交一份機密文件，轉達國務院關切之意，蔡司長乃於 12 月 3 日下午約見林貴士，根據上述之「簡要說明」內容予以說明。為使外界瞭解當局逮捕彭明敏等人之法律依據，外交部除了「簡要說明」還將「懲治叛亂條例」之英譯本分寄美加各領事館。

除了以上的壓力與回應，吾人亦可從檔案中看到一份署名「在日臺灣大學校友會主席」辜寬敏的陳情書，該陳情書認為彭等三人被捕是一件可驚且是可悲之事，並建議當局「遵照國法所賦刑事被告人之一切正當權利，將此事交付公開審判，就其詳情公布於報端，供全體國民明瞭案情」。¹⁴此外，12 月 3 日《華盛頓郵報》也刊載威斯康辛大學副教授孟德爾（Douglas H. Mendel, Jr.）的投書，文中認為彭明敏可能會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呼籲美政府向臺灣施加壓力。¹⁵要之，美國各界之所以向駐美大使館以及美

¹¹ 「案情概要」內容其實與後來警總的判決書差不多，卻註明「請勿對外宣布」。

¹² 「駐加拿大國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64 年 11 月 4 日），文中說到柯亨和威索兩氏是一向支持我政府之友人，對其所詢應該予以答覆，《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一冊。

¹³ 簽呈中說到，此份簡要說明曾經警備總司令部核閱並獲同意。

¹⁴ 辜寬敏當時已是日本臺灣青年獨立聯盟的成員，但以臺大校友會主席的名義陳情似乎較為有力。

¹⁵ 孟德爾先前到臺灣做研究時曾與彭明敏相熟，彼研究臺灣政治史之專著為 *The Politics of Formosan Nationalism*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國國務院「詢問本案者甚眾」¹⁶，而且國會議員 4、5 人及參院外交委員會亦曾致函國務院，原因除了如前述費正清教授致學界人士通函所造成的影響以外，海外臺灣同鄉乃至臺獨團體的關懷行動必也發揮作用，畢竟這種「救援」的涵義就是在指控國民黨政府的不義，同時就是臺獨運動存在正當性的佐證。

二、從起訴、判決到特赦、軟禁

彭案發生以後，加拿大除「若干法學界人士」表達疑慮，旅加「臺獨分子」亦活動頻頻，1965 年 1 月初正在紐約的沈昌煥部長決定親自訪加，並特派（司法行政部）查良鑑次長抵加與各界接觸說明；¹⁷查良鑑訪加之後於 1 月中旬返抵紐約轉達的訊息是：加國相關人士關切彭被拘禁後為何久未審判？將來是否公開審判？是否可延聘律師辯護？沈昌煥最後說：「竊以外間對彭案既多疑慮，影響視聽，倘政府無特殊顧慮，似宜早日依法審理，敬乞鈞裁！」¹⁸果然，軍事檢察官就在 1 月 20 日對彭明敏等三人提起公訴，只是在繼續拖延遲不審判的過程中，行政院嚴院長又收到國際人權聯盟關切彭案的信函（2 月 16 日發交外交部擬復），3 月上旬美國國務院主管遠東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巴奈特（Robert Barnett）以電話告沈錡公使謂「據悉謝聰敏、魏廷朝二人已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並謂此事恐將在美國學術界重新引起注意，希望上訴時能予減刑；駐美大使蔣廷黻獲知後即向外交部要求「即刻查明賜覆」。¹⁹於是外交部北美司蔡維屏司長親訪警備總司令部，才知道謝、魏二人被判處死刑一節「並非事實」，恐怕是當時

¹⁶ 這是外交部呈行政院的「極機密」、「最速件」公文的用語，1964 年 12 月 30 日擬稿，翌年 1 月 4 日封發，《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一冊。

¹⁷ 「沈昌煥自紐約致臺北外交部轉呈總統、院長第 538 號電」（1965 年 1 月 5 日），《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一冊。

¹⁸ 「沈昌煥自紐約致臺北外交部轉呈總統、院長第 564 號電」（1965 年 1 月 15 日），《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一冊。

¹⁹ 「蔣廷黻致臺北外交部第 512 號密電」（1965 年 3 月 10 日），《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一冊。

黃紀男、廖史豪被判死刑引起的誤會。²⁰

真正的審判是在 1965 年 3 月 27 日舉行，警總曾事先通知外交部，由外交部轉告美國駐華大使館。4 月 2 日警總軍事法庭宣判：謝聰敏、彭明敏、魏廷朝預備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謝聰敏處有期徒刑 10 年、褫奪公權 6 年，彭明敏、魏廷朝各處有期徒刑 8 年、各褫奪公權 4 年。當時臺灣的《聯合報》以社論評述此一結果：「政府十餘年來銳意建設的結果，使臺灣呈現空前未有之繁榮，以如此的成就，而有時仍有人對政府不滿，甚至讓邪惡者有時仍能逞其煽惑中傷之陰謀，彭案即其一例。」「任何有不利於自由中國軍民之異端邪說以及不軌行為，我們都必須予以無情的擯斥和剷除，……謝聰敏依法原應判處 10 年以上 15 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而特處以 10 年最低之刑，彭魏二人均減其刑為 8 年者，均因為有此一念悔意，才獲得法庭之憫恕。」²¹外交部於 4 月 2 日宣判當天即將判決結果電知駐美加各使領館，並飭將當地輿論反應報部，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反應」是：（華盛頓）美國國務院曾於 4 月 6 日向我駐美大使館表示本案判決結果頗值欣慰，並稱美國自由分子應感滿意；《華盛頓郵報》於 4 月 23 日刊登威斯康辛大學副教授孟德爾的投書評論，提到雷震案以抨擊中華民國政府。（加拿大）《渥太華公報》於 4 月 7 日刊載麥基爾大學法學院院長柯亨教授對本案之評論，謂彭等所受之徒刑依西方標準衡量實屬苛峻，惟在一獨裁政權下則可稱正常，並指出中國政府瞭解國外對彭案之關切，故在本案處理上尚屬慎重。²²

加拿大臺灣人權委員會主席黃義明（Robert Huang）特別（或碰巧？）選在彭案宣判前夕（北美時間 4 月 2 日下午）率留學生 5 人、加國人 8 人持標語在中華民國駐加大使館前示威，抗議軍事法庭審判彭明敏等，並要求入館遞抗議書。駐加大使館遂將黃義明所遞抗議書暨有關剪報呈送臺北

²⁰ 「外交部致駐美大使館極機密代電」（1965 年 3 月 13 日）、「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致外交部函」（1965 年 3 月 17 日），《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一冊。

²¹ 社論：〈論彭明敏等叛亂案的宣判〉，《聯合報》，1965 年 4 月 3 日，版 2。

²² 「關於彭明敏案判決後美、加兩國輿論反應節要」，《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一冊。

外交部鑒察。²³這是在宣判前後第一時間提出抗議並留下文書紀錄的臺灣人團體。

彭明敏等三人雖被判刑入獄，外界救援的聲音並未停歇，例如國際赦免協會瑞典分會格維爾（Karin Gawell，或譯賈韋）先生致臺灣警備總部函說：「我們推測，彭教授的入獄是因為他的政治信仰，而不是違犯貴國的法律，因此，他是一般人所稱的『良心罪犯』。」²⁴又如加拿大國家電視臺有關彭明敏事件的評論顯不友善，還勞駐加國大使徐淑希去函駁斥；加國方面還有保守黨領袖狄芬貝克（John George Diefenbaker）向駐加大使館致函關切，律師芬斯頓（John Fenston）甚至請求政府直接給彭明敏「寬赦開釋」。²⁵此外，歐洲方面有一「國際大學教授及講師協會」秘書長於5月17日造訪中華民國駐比利時國大使館，謂該會負責人對彭被判徒刑一事至表震驚，如該判決卒至確定執行，勢將引起該會公布於32國之全體會員10萬人之反應云云。²⁶最後，國際特赦組織瑞典分會第七組代表賈韋於1965年5月26日致函蔣介石總統，請求特赦彭明敏，雖由總統府秘書長核定「交外交部處理」，²⁷壓力畢竟達到了政府高層。

1965年10月29日，美聯社從臺北發出的報導稱，「臺北日增的推測」認為蔣介石總統可能對彭明敏給予特赦，這種推測顯然是在「據報」彭明敏向蔣總統上書後發出：「據報彭明敏在書中承認錯誤，表示深為後悔，請

²³ 黃義明當時年34歲，臺灣基隆人，臺大畢業，1956年至多倫多大學攻讀化學工程，抗議時已是加拿大國籍，在一家紙廠工作。「徐淑希致臺北外交部第952號電」（1965年4月2日）、「駐加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65年4月5日），《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二冊。

²⁴ 文件雖署明4月1日所撰，但警總處理此事的開會時間是4月27日上午，《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二冊。

²⁵ 「駐加拿大國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65年5月7日一則，6月10日一則），《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二冊。

²⁶ 「駐比利時國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65年5月25日），《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二冊。

²⁷ 「總統府第一局致外交部函」（1965年7月29日），《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二冊。彭明敏在獄中收到這位賈韋女士寄來的明信片，這是他入獄後「從海外收到的第一封信」，至為感動。見《自由的滋味》，頁206。

求赦免。」²⁸根據警總致外交部函，除了說明彭案的覆判聲請業經國防部駁回，還說「彭明敏一名層奉 總統 54 年 11 月 2 日（54）臺統（二）達字第 0897 號代電准予特赦，免除其刑之執行，業於本月 3 日開釋」。²⁹前面所謂的「據報」很可能是黨政高層故意放的消息，所謂彭明敏向蔣總統上書，中央社提供的說法是：

被告之一彭明敏由其辯護律師梁肅戎具狀附呈其親筆悔過書，及其母彭陳金英陳情書，……他在悔過書中說：我之所以誤入歧途，完全由於對時局認識不清，對自身責任不明，故一念之差，誤蹈法網。……現在除對個人的錯誤行為深感慚愧以外，經過多方面的反省，已對反攻大陸前途之光明深具信心。……倘若能獲得自新的機會，……一定會以帶罪圖功的心情，竭誠為國家社會服務。³⁰

以彭明敏的思想和信仰，竟會對反攻大陸的前途「深具信心」？可見這樣的悔過書，不過是當局為自己準備的下臺之階，不必把它當真才對。

彭明敏獲特赦以後，亦有海外關心人士向當局表示肯定，例如美國國務院前主管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時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何斯曼（Roger Hilsman）於 11 月 9 日致函駐美大使館，對彭君蒙總統特赦「深為感奮」；³¹哈佛大學教授季辛吉亦於 12 月 6 日致函駐美大使館「讚揚我方處理彭案甚

²⁸ 「美聯社報導彭明敏可能獲特赦」（中央社臺北 29 日電），《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二冊。

²⁹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致外交部函」（1965 年 11 月 8 日），《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二冊。至於謝、魏二人，於 1966 年 7 月經國防部呈送總統特准各減刑二分之一，即謝聰敏減為 5 年，魏廷朝減為 4 年。見〈服刑期間深知悔改 謝聰敏魏廷朝 總統特准減刑〉，《中央日報》，1966 年 7 月 24 日，版 3。

³⁰ 〈彭明敏悔過 總統特赦予以開釋〉，《徵信新聞》，1965 年 11 月 4 日，版 2。但在彭明敏回憶錄中，只提到他的母親親自向蔣介石提出要求的「親筆函」，並無提到什麼悔過書，見《自由的滋味》，頁 210-211。

³¹ 「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函」（1965 年 12 月 1 日），何斯曼致函對象是蔣廷黻，惟蔣已於數月前辭職，故由接任者周書楷覆函，《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二冊。

屬公允」。³²

彭明敏獲釋返家的日子，屋外「經常有人徘徊」，每一出門便受跟蹤，他最希望返回臺大教書，連蔣經國「召見」時也向蔣表達這個願望，卻一直沒有下文；而陶希聖居中斡旋要安排他進入（由國民黨高級幹部吳俊才主持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則被他婉拒。³³1968年5月，駐美大使館接到密西根州立大學法學院教授格雷（Whitmore Gray）來函，謂該校欲給予彭明敏高級學術研究獎學金，自1968年7月1日至翌年6月底止為期一年，該校除負擔其往返旅費外，並給予7,000美元獎金云云；³⁴駐美大使館對此事的看法是：「鑒於近來旅美臺獨分子蠢蠢欲動，……如能不使其出國較為妥善，……倘准彭來美，對當地臺獨分子自不免發生鼓舞作用，……似仍設法使其留在國內為宜。」³⁵外交部不敢作主，函詢警備總部得到的答覆是：「彭明敏擬赴美研究案，經與有關機關協調，仍以不准其出境為宜，敬復請查照。」³⁶由於外交部的公文副本分致國家安全局、臺灣警備總司令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及谷振海先生，其中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不久即來一份最速件、極機密代電：「本案經中央方面研究，僉認彭明敏此時不宜出國赴美，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予以研究工作，以安定其情緒與生活，經總裁批示『如擬』，除錄案轉請中央研究院王院長會辦外，特復請查照為荷。」³⁷關於中研院近史所的工作安排，這幾年筆者有機會當

³² 「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65年12月21日），《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二冊。

³³ 包括與蔣經國見面等事，俱見《自由的滋味》，頁222-223。國際關係研究所於1975年7月1日改制為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隸屬國立政治大學，1996年完全併入政治大學建制。參見<http://iir.nccu.edu.tw/aboutiir>，2005年11月15日列印。

³⁴ 「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第371號電」（1968年5月22日），《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二冊。

³⁵ 「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第399號電」（1968年5月29日），《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二冊。

³⁶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致外交部函」（1968年6月24日），《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二冊。

³⁷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致外交部魏部長伯聰同志代電」（1968年6月28日）；另有「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致伯聰部長函」（1968年7月2日），講的是同一件事，《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二冊。

面向彭教授請教，他的回答是毫無所悉；很可能只是紙上作業，不若前述國關中心那般已把聘書送上門來。

彭明敏的工作問題顯已成為國民黨政府的燙手山芋。1969年美國密西根大學法學院教授格雷再度函邀彭來美研究，駐美大使周書楷一方面認為「目前情形與去年無異，我如能不使其出國較為妥善」，一方面以特急密電向國內請示；³⁸不久總統府秘書長張群即致函外交部部長魏道明，轉達黨中央張秘書長的函復：「彭之職務問題已洽妥由教育部聘為國立編譯館特約編纂，月支新臺幣三千元不必上班，另再由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每月致送新臺幣二千元，惟彭尚在猶豫考慮，刻正透過有關單位疏導中。所示周大使意見以『目前環境與上年無異，仍以不使其出國為妥』一節本會敬表同意。」³⁹彭明敏畢竟沒有接受這個「不必上班」的閒差事，既然不可能「合法」離開臺灣，他已經在進行一項冒險出逃的秘密計畫。

三、出逃

日趨嚴密的監視、軟禁使彭明敏覺得這樣過日「實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沒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來愈縮小，另方面國民黨「開明分子」仍然要他妥協，要他接受他們為他安排的職位—公開向他們認同，如此一來不但生活問題可以解決，而且「造成這麼大痛苦的監視」也可以結束了。⁴⁰不願妥協的彭明敏，只能選擇逃亡。經過深思熟慮，他選擇與中華民國沒有邦交的瑞典，經國際特赦組織的探詢，瑞典政府願提供政治庇護。

彭明敏利用日本人的假護照、化妝易容、從海關搭飛機離境，日本的臺灣青年獨立聯盟—特別是宋重陽（宗像隆幸）先生仿造鋼印做假護照、安排可靠的日本人來臺灣「掉包」，幫了大忙。⁴¹彭明敏從1970年1月4

³⁸ 「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第030號電」（1969年5月29日），《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二冊。

³⁹ 「張群致伯聰部長函」（1969年7月1日），《彭明敏等被捕案》，第二冊。

⁴⁰ 詳見《自由的滋味》，頁241-244。

⁴¹ 宋重陽謂軟禁中的彭教授先後寄給他的信函達42封，保存良好，可以描繪彭「自臺灣

日半夜抵達斯德哥爾摩，以迄同年 10 月間一直居留瑞典，住在極富盛名的科學家伯納（Carl Gustaf Bernhard）教授家裡，其間有博物館給他正式研究員的工作，活動範圍包括英國倫敦、瑞士日內瓦，還曾經由倫敦飛往加拿大逗留 10 天；不過海外臺灣人團體「強烈要求」他早日移居北美或日本。

國民黨政府對於彭明敏的出逃成功極為惱怒（尤其到了 1 月 23 日才分別從紐約和東京的媒體得到消息），除了失職的情治官員受到懲處，外交部於 1 月 28 日即分別致電駐美、日、加三國大使，要求備文切洽駐在國政府，告以「彭逆係叛國者，現潛逃在外，倘向駐在國政府接觸或申請入境或尋求庇護，務請予以拒絕」。⁴²彭明敏很可能在初抵瑞典不久即向美國提出入境申請，但因臺北方面「不斷表示堅決反對」，而且蔣經國副院長欲於 4 月間訪美，故擱置未辦，主管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格林（Marshall Green）於 1970 年 9 月 16 日下午告訴駐美大使周書楷：「現密西根州大學以開學在即，使用極大之壓力，再四要求美政府在彭來美後不從事有組織性政治活動之瞭解下，准其入境，美政府經過大半年之考慮，認為無論從法律或政治方面均無拒絕之充分理由，……現擬即予一年有效之非移民性質簽證。」「彭來後如參加偽組織，自可視為違反諾言，美方即能據以採取行動。」⁴³

美國政府在 1970 年 9 月 30 日發給彭明敏入境簽證，彭明敏在 10 月初即抵達密西根大學。

叁、在美國的言論與行動

脫出的一切經過」。見氏著：《臺灣獨立運動私記—三十五年之夢》，頁 147-187。

⁴² 「外交部致駐加薛大使、駐美周大使、駐日彭大使（分）電」（1970 年 1 月 28 日），《彭明敏案》，第三冊。按，外交部檔案自第三冊起已不稱《彭明敏等被捕案》。

⁴³ 「周書楷致外交部（特急極密）第 129 號電」（1970 年 9 月 16 日），《彭明敏案》，第三冊。

一、行動必須低調的原因

據駐芝加哥總領事鄧權昌的報告，1970年10月彭明敏初抵密西根大學時，曾對來訪的人說「來此僅圖一職，以維生計」；⁴⁴11月17日在密西根州安亞伯（Ann Arbor）對合眾國際社記者說：他對政治活動不感興趣，但「公開評論我認為重要的事情」；他否認與「臺灣獨立運動」有關，且表明從未參加任何黨派；對於如何解決「兩個中國」問題的方法，他認為「臺灣人民必須獲准自己決定他們自己的命運，應當舉行一次由國際監督的公民投票，讓臺灣人民決定他們對亞洲的未來擔任何種角色」。最後他還說：「我將繼續我的學術工作，討論當前爭端，但我將不為任何事情做任何活動。我來安亞伯是繼續我在國際法及政治學方面的研究。」⁴⁵

彭明敏不止一次否認自己與臺獨組織有關。根據國安局的一份文件如此記載：

彭逆明敏於元月11日自美國密西根大學潛赴加拿大，於當晚8時在加拿大溫沙大學學生活動中心演講，到場聽眾約200多人，彭逆大放厥詞云：臺灣應比照新加坡獨立，臺灣應由聯合國接管以投票方式獨立……我方同志如杜渝、孔德諄等人均起立駁斥，……會中杜渝曾問彭逆：「你是否從事有組織之獨立活動，正如同魁北克獨立陣線之作為？」彭逆當場否認暗中做臺獨組織活動，只表示其主張而已。⁴⁶

一方面發表臺獨言論、一方面否認與臺獨「組織」的關連，可能是彭明敏經過考量之後不得不然的策略。因為國民黨政府念茲在茲要求駐外單位做到的，就是蒐集彭明敏參加臺獨組織的一切證據，以便要求美國政府

⁴⁴ 「駐芝加哥總領事館致外交部（極機密）代電」（1970年10月28日），《彭明敏案》，第三冊。

⁴⁵ 中央社密西根州安亞伯（安娜堡）17日合眾國際電，「彭明敏在美發表荒謬言論」（1970年11月18日），《彭明敏案》，第三冊。

⁴⁶ 「（國安局局長）周中 致陸海光先生函」（1971年2月20日），《彭明敏案》，第四冊。按，陸海光應係黨政高層任務編組的代號，下同。

把他驅逐出境。例如 1970 年 12 月中旬，外交部北美司即整理各單位從 1970 年 10 月 28 日迄 11 月 28 日關於彭明敏行蹤的報告共 5 則，呈「部次長鈞閱」；⁴⁷又如 1971 年 1 月 14 日周書楷從華府發給外交部的一份電文說道：「自彭逆來美以還，彼之一切言行，本館以及有關各總領事館及有關人員，均不斷密切注意，一面設法予以打擊，一面向國務院提出異議。……據美政府所悉，彭逆除在各地演講外，並未參加有組織之政治活動。……近傳彭逆在密西根州大學所在地秘密設立臺獨聯絡中心，並以黃逆文雄充其助手云云。本館密告國務院倘果有此事，即已構成違反當時准其入境彼所作之承諾，國務院謂尚無所聞，當予調查等語。」⁴⁸這種所謂的承諾確實給彭明敏帶來壓力，根據國安局的情報，2 月 17 日彭明敏在洛杉磯與許和瑞、李隆吉討論如何加強臺獨運動時表示：「因恐違反入境時對美國務院之承諾，故暫不加入偽盟出面領導。」⁴⁹

儘管彭明敏背負著許多臺灣同鄉對他的期待，但為了能否繼續留在美國的現實問題，必須與臺獨聯盟保持距離，在當時能夠理解此一苦衷的臺灣同鄉恐怕不多。

二、「臺灣地位未定論」與「臺灣人民自決權」的闡述

彭明敏在美國生活的公共角色雖然低調，但從他到處奔波、密集發表演講來看，亦顯示其熱情積極的一面。茲將檔案中大約一年內的演講活動臚列如下：

1970 年	10 月 28 日	飛紐約與陳隆志、張燦鎰、蔡同榮等會晤。
	10 月 29 日	在紐約美以美教會午餐會上參加關於臺灣主權

⁴⁷ 「彭逆明敏抵美後之言行摘錄」（1970 年 12 月 16 日北美司司長錢復呈），《彭明敏案》，第四冊。

⁴⁸ 「周書楷致臺北外交部（極密）第 457 號電」（1971 年 1 月 14 日），《彭明敏案》，第四冊。

⁴⁹ 「（國安局局長）周中 致陸海光先生函」（發文時間不詳，北美司收到副本的時間是 1971 年 3 月 15 日），《彭明敏案》，第四冊。

- 的討論、發言。
- 11 月 17 日 接受合眾國際社記者訪問。
- 11 月 24 日 在密西根大學發表演說—「1949 年至 1969 年臺灣之政治措施」。⁵⁰
- 11 月 28 日 在坎薩斯大學發表演說。
散發《全體主義的迷惘》。
- 12 月 17 日 到紐約，曾在河邊教堂（River Side Church）演講，並曾與參議員賈維茨及《紐約時報》記者巴特費爾會晤。
- 1971 年 1 月 11 日 赴加拿大西部溫沙某大學學生活動中心演講。
- 2 月 8 日 中午在哈佛大學演說—「中國內戰與殖民地主義」。
- 2 月 11 日 在哈佛大學再度公開演說—「政治—國家緊急措施—臺灣」。⁵¹
- 2 月 18、19 日 參加洛杉磯的加州理工學院附設青年會舉行的中國問題學術討論會發表演說—「臺灣及其未來」。⁵²
- 2 月 23 日 史丹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邀請彭參加午餐座談會，當晚 8 時在學生活動中心 270 室演講。⁵³

⁵⁰ 國安局的情報謂，該日聽眾約 100 人左右，其中中國人（大多數是臺灣人）約 30 人。「（國安局局長）周中 致陸海光先生函」（1970 年 12 月 9 日），《彭明敏案》，第三冊。既然多數聽眾是外國人，應是以英語演講。

⁵¹ 此次來波士頓是由柯亨教授及費正清邀請、主持，兩次公開演講之間還參加法律系學生有關刑法及國際公法的課堂討論，結束後柯亨勸彭明敏離開現實政治專心做研究。陳儀深主訪：〈彭明敏先生訪問紀錄〉（2005 年 9 月 4 日），未刊稿。

⁵² 駐洛杉磯總領事曾出面要求「取消彭逆演講節目」而未果，該校中國同學會主席倪維斗亦允屆時發動「愛國學人」到場駁斥打擊。

⁵³ 據報當晚出席聽眾約 300 人，美國人占 1/3，「叛國分子」有十數人占據前排座位，駐金山總領事館發動各方來參加者約五十餘人「散坐各處以便發問責難」。「駐金山總領事館致外交部代電—呈報彭逆明敏在史丹佛大學演講經過情形」（1971 年 2 月，日不詳），《彭明敏案》，第四冊。

- 3月11、12日 於威斯康辛大學演講，密窩基校區與麥迪遜校區各一次。
- 3月25日 赴紐約「幕後指揮」3月27日為謝聰敏、魏廷朝被捕而舉行的示威遊行。
- 3月31日 於密西根大學演說—「以國際法觀點看臺灣之法律地位」。
- 4月23日 晚上在加拿大蒙特婁麥基爾大學的航空暨太空法研究所發表演說。
- 8月 擬辭密大職，9月1日遷紐澤西張燦鑒寓所，宣布將成立「臺灣（問題）研究所」。⁵⁴
- 8月21日 《華盛頓郵報》刊登彭明敏投書：“Views on Formosa”，職銜寫的是（安娜堡）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
- 9月18日 在紐約 Statler Hilton 舉行「臺灣民眾大會」，會後前往聯合國舉行示威遊行。⁵⁵
- 10月30日 抵威斯康辛大學參加美國亞洲學會美中地區年會之「中國組」討論，表示臺灣現時之教育完全是國民黨三民主義之教育。
- 10月31日 晚間在芝加哥第5號電視臺參加「中國與聯合國」座談會。

以上彭明敏在不同場合公開發表的言論，莫不指向臺灣獨立的論述。首先是最簡單的邏輯：美國人既然可以從英國人手中獲取獨立，臺灣人亦可從中國人手中獲取獨立；而基本的政治主張是：應讓中共所代表的中國

⁵⁴ 「周中 致陸海光先生函」（1971年8月17日），不過10月有消息謂「彭逆受美方壓力仍接受密大聘書，可能往返於安娜堡市與紐約之間」；「陸海光致外交部周部長函」（1971年10月22日），俱見《彭明敏案》，第五冊。

⁵⁵ 參加者達一千餘人，由蔡同榮任主席，發表演講的除彭明敏外，尚有臺獨聯盟發言人陳隆志、全美臺灣同鄉會會長鄭義和。「華興小組致陸海光先生函」（時間不詳，北美司收到副本的時間是1971年10月6日），《彭明敏案》，第五冊。

進入聯合國，臺灣則由公民投票決定自己的前途。由於彭明敏是專業的國際法學者，他一再宣說的臺灣地位未定論尤其值得注意。

1971年2月彭明敏在洛杉磯加州理工學院的演說，即強調臺灣地位是一項「懸而未決」的問題，他否定了開羅宣言及波茨坦宣言中所提及的臺灣地位，他認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這兩項國際協定，不論在形式上或精神上都違反了聯合國憲章的「民族自決」的原則；彭明敏在演說中並未使用「臺獨」字眼，但強調臺灣自決的重要性。⁵⁶隨後在史丹佛大學演說的內容類似，除了臺灣地位未定論，彭明敏反覆講述臺灣自決的論題，他還從歷史分析說臺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直到二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統治臺灣時，臺灣和中國始終沒有密切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否認他的身分是華人（Chinese），但此身分不能禁止他主張臺灣獨立—就像已故的艾森豪將軍是德國人的後裔，在二戰時領導美軍對德作戰，並沒有人稱他為賣國賊。⁵⁷

如前所述，彭明敏曾應柯亨之邀前往哈佛大學演講、授課，由於時間較長、次數較多，加上駐波士頓總領事館「把握準確之資料」，所做成的專案報告，可以感受到彭明敏與「來者不善」之聽眾的激烈對話，例如當他提及日治時期臺灣的法治精神比國民黨治下臺灣為佳，即被質疑「親日」，並被揶揄是否指日本執法效率高而臺灣執法效率低「所以你可以逍遙法外」？又如彭明敏認為即便在1895年以前，中國政府並不承認臺灣是其領土（只是藩屬），理由是（1）臺灣人民前往中國須得福建當局之批准，（2）1868年左右一美國漁船船員遭臺灣蕃民殺害，中國政府認為此係「化外之民」所為不必負責。撰寫此篇報告的人（轉述或自己）認為這是歷史事實引用錯誤，把「化外之民」牽強地視為「法外之民」，而且1895年以前的臺灣不應被概括列入西班牙統治時期，而抹殺了清朝200年的統治。⁵⁸

⁵⁶ 中央社舊金山20日專電，「彭明敏發表荒謬演說」（1971年2月21日），《彭明敏案》，第四冊。

⁵⁷ 中央社舊金山24日專電，「彭明敏在史丹佛大學發表荒謬演說」（1971年2月25日），《彭明敏案》，第四冊。

⁵⁸ 「駐波士頓總領事館致外交部機密代電」（1971年2月28日），暨附件「彭明敏在

另外，針對彭明敏於 1971 年 3 月 11、12 日在威斯康辛大學的演講（密窩基校區與麥迪遜校區各一次），有一位熱心而謹慎的聽眾（密報者）作了詳細紀錄。⁵⁹紀錄中說彭氏兩次演講內容一模一樣，可分為四個部分：(1)歷史分析：就國際法而言臺灣主權不屬中國，因為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不是條約，只是盟國的政策，而舊金山和約與中日和約只明言日本放棄臺灣並未言及誰是權益之承受人；溯至清代，臺灣文化低於大陸者甚多，琉球漁民事件發生時，清廷對日本的覆文中曾有「化外之民不服王法」云云，可見兩者之不同。(2)國民政府不切實際：例如維持蒙藏委員會、中央民代久不改選、國防經費高達總預算百分之七、八十等。(3)現行諸多法令違憲：憲法規定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但臨時條款使總統權力超大，自 1949 年以來的長期戒嚴為何不能撤銷？(4)違反人權的統治：許許多多政治犯受到不人道的待遇、入學或出國需要保證人、甚至考駕照也要考三民主義等。

紀錄也描繪了一些尖銳的對話，例如針對舊金山和約對臺灣只言放棄不言歸屬的問題，某甲問舊金山和約對於朝鮮半島也只言放棄，韓國獨立之依據也只是波茨坦宣言，為何可用於韓國者不可用於臺灣？彭答：因日本向盟國投降，此類問題當由同盟國各主要國家決定，彼對韓國獨立並無疑問，但對臺灣之主權則有疑問。某甲又問 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並宣布其為中國之一省時，上述各盟國對臺灣主權之屬中國有無疑問？彭未答，某甲再問：為何今日方生疑問？彭未答。⁶⁰其次，關於中日和約的效

波士頓活動情形專案報告」，《彭明敏案》，第四冊。

⁵⁹ 署名天問，思路、文筆不錯以致引起錢復注意，錢復特別向駐芝加哥總領事鄧權昌詢問此人之真實姓名。見「外交部北美司致駐芝加哥鄧代總領事函稿」（1971 年 6 月 24 日），《彭明敏案》，第四冊。這位天問自稱「在會場不便也無法做筆記，所以是在散會後憑記憶追記的，不過為了慎重起見，曾將本文交給其他與會者兩人以上，核對有無誤會或疏忽之處。其次，全部發言均是英語，中文是筆者的意譯，若有不妥當之處，願負文責。並希望當時與會的讀者來信更正」。此份文件明明是給外交單位的秘密報告，不必因有「願負文責」等字眼即以為是報章上的公開投書。

⁶⁰ 筆者認為，未答不一定是聽不懂或無話可說，而是在那情境下難以回答。事實上美國政府對戰後臺灣主權歸屬的立場前後不一，以杜魯門總統為例，1950 年韓戰之前和之後的立場判若兩人。

力，某甲認為舊金山和約曾規定日本得與未參加該約簽字之盟國單獨簽訂和約，故中日和約為有效？彭答：根據聯合國憲章，一區域之人民有權決定該區域之政治組織乃至歸屬……。此外，關於彭引「化外之民不服王法」之說是否可證清廷對臺並無有效控制？一位某戊認為那句話指的是生蕃而言，並非全臺人民。⁶¹最後，紀錄者同意彭氏在兩次演講所稱只是報告所研究的計畫而不是結果，因為許多論點均是以問話口氣提出，彭氏提出一連串的問題，至少在形式上未做任何解答，所以可以說「彭氏的演說仍是學術性的」，記錄者並且如此評價：

就彭氏個人言，大體仍不失學者風度，而且不論其反國府之動機如何，能在臺灣之環境下有所行動，不失為中國讀書人不畏強權、忠於個人理想的表現。筆者認為不論個人之政治主張如何，應對其勇氣表示尊敬。然而對彭氏個人在政治上之才能與前途，老實說，聞名時的評價是遠高於見面之後的。

至於國民黨政府駐外單位對彭明敏言論的評價，除了英語不夠流利或是被發問責難之後「至感尷尬」等浮面之詞，也有值得注意的部分，例如駐金山總領事說：「對 39 年前後遷居臺灣之大陸籍人士採取統戰策略，藉以拉攏反政府分子，綜觀彭逆演講全部內容多採溫和漸進路線，與過去叛國組織所持者顯有不同，似值重視。」⁶²又如駐波士頓總領事也認為，自決的後果包括歸附共產政權、仍歸國民政府或獨立，這對彭氏而言的確作了很大的讓步，尤其是他先前提出的臺灣人（Taiwanese）後來已經修改為臺灣人民（Inhabitants of Taiwan），將外省人亦一併歸入，這也是「臺獨」理論的一大修正。⁶³甚至，國內一份國安局的檔案也說：「所謂『臺人自決』，係在國際組織監督下，投票決定臺人命運。此一運動與美朝野所謂自由主

⁶¹ 筆者同意這位某戊的質疑。不過清朝即使曾經有效統治或控制整個臺灣，應亦不影響二戰之後臺灣不屬中國的論述。

⁶² 「駐金山總領事館致外交部代電」（1971 年 2 月，日不詳，北美司 3 月 2 日收文），《彭明敏案》，第四冊。

⁶³ 「駐波士頓總領事館致外交部（代電）」（1971 年 2 月 28 日），附件「彭逆明敏在波士頓活動情形專案報告」，《彭明敏案》，第四冊。

義者之觀念相符，故很可能獲得同情支持。」⁶⁴

三、臺灣研究所與臺灣民眾大會

從外交部檔案看，彭明敏不否認自己的身分是華人（Chinese）、總是談論自決而不談（或少談）臺獨，自與臺獨聯盟的傳統主張有所不同，加上入境美國時曾向美政府承諾不參與政治組織活動，所以彭明敏與臺獨聯盟的關係可謂若即若離。⁶⁵但是「團結合作」總是長期以來被社會／政治運動的群眾所期待，以彭明敏的輩分和知名度，應該有怎樣的平臺讓他為臺灣人運動奉獻心力呢？1971年8月國安局一份檔案說：「彭逆明敏……將於最近期間前來新澤西州，由蔡逆同榮聘請律師立案，正式成立 Formosan Institute（臺灣問題研究所），該組織原擬在紐約市設立，彭逆唯恐紐約市欠安全，故將在新澤西州 Jersey City 尋找辦公處所，以便專門從事臺獨叛國活動。」⁶⁶在此之前，外交部「據報」已入英國籍的黃彰輝，近來到紐約為彭籌組之「臺灣研究所」募得美金2萬元，「黃某現已返英，預定9月底再度赴美」。⁶⁷在國安局的理解，這就是「以學術外衣從事叛國活動之策劃」。⁶⁸

又據中央通訊社的參考消息，謂「臺灣獨立世界聯盟」的外圍組織「臺灣問題研究會」的發動下，一次所謂「臺灣民權大會」將在9月18日舉行，

⁶⁴ 「（國安局局長）周中 致陸海光先生函」（1971年4月，日不詳，北美司收受副本時間是4月17日），《彭明敏案》，第四冊。

⁶⁵ 1972年彭明敏曾短暫出任聯盟（WUFI）第二任主席，但因上述「承諾」而要求守密不能對外公開，卻被日本獨盟把它公開，彭明敏憤而辭職還幾乎要立刻退出聯盟。參見陳儀深主訪：〈魏瑞明先生訪問紀錄〉，2004年8月5日、9日於立法院中興大樓VIP會議室，未刊稿。

⁶⁶ 「（國安局局長）周中 致陸海光先生函」（1971年8月17日），《彭明敏案》，第四冊。

⁶⁷ 「部長周書楷代電（受文者不詳）」（1971年8月2日），《彭明敏案》，第四冊。

⁶⁸ 「（國安局局長）周中 致陸海光先生函」（時間不詳，北美司收受副本時間是1971年9月6日），《彭明敏案》，第四冊。

在紐約的臺灣人以及來自美國其他城市及海外的臺灣人社會的代表，皆將參加這次群眾大會。⁶⁹籌備期間也許名稱尚未確定或傳聞有誤，到了9月10日駐紐約總領事館就更正了：彭逆明敏主持之所謂「臺灣研究所」將於9月18日在紐約舉行討論會，該討論會名稱現改為「臺灣民眾大會」。⁷⁰

檔案中有一彭明敏署名的公開信，說明臺灣研究所成立的目的：

欲求臺灣的自立，不但須在政治上奮鬥，在學術上也必須配合，使「臺灣研究」與所謂「中國研究」分開，自成一個部門廣泛展開。這應是一個長期而認真的工作。「臺灣研究所」(Formosan Studies)設立的目的是在於鼓勵、支持或協調有價值的臺灣研究，並將其結果廣為傳播。⁷¹

這般學術性的定位自難滿足「運動」的需求，所以另有一篇署名「臺灣研究所籌備會」的公開信進一步說：

我們要團結群眾以及所有從事獨立運動的組織，顯出力量，迫使國際間承認臺灣人民的基本權利，並在島內實施澈底的政治和社會改革。為達到此一目標，我們需要一個機構來激發並總合所有的力量。

推翻蔣家並不是獨立自救運動的全部內涵。我們不僅需把蔣家政權帶到臺灣的一切貪污、腐化、無能、特務……等等掃除乾淨，我們更需要建立一個基於人性尊嚴，且又合理分配勞力成果的新社會。如何來配合臺灣的種種主觀、客觀的條件以擬就一份建國藍圖，其重要性不下於倒蔣鬥爭。因此我們需要有一個機構來統籌規劃這一個關係著臺灣人民永久幸福的藍圖。……

同鄉們，彭明敏先生已接受邀請，出來主持此一機構，有熱心能幹的人才為輔。吾人深信預期的目標必能達到。「臺灣研究

⁶⁹ 中央社紐約三日專電，「美境臺籍叛徒定期舉行大會」（1971年9月4日），《彭明敏案》，第四冊。

⁷⁰ 「駐紐約總領事館致駐美大使館代電」（1971年8月20日），《彭明敏案》，第五冊。

⁷¹ 「彭明敏致諸位同胞的公開信」（1971年8月20日），《彭明敏案》，第五冊。

所」將於9月初在紐約市附近正式成立。……

希望大家一起獻力，共同來促成此一機構之成立，您的每一分一厘的捐獻都會產生它最大的力量！捐款請面交貴地熱心人士轉來籌備會，或直接寄至「臺灣研究所」的信箱：

Formosan Studies

P. O. Box 505

Kearny, New Jersey 07032⁷²

不但捐款可以寄到臺灣研究所的這個信箱，對於9月18日「臺灣民眾大會」，籌備會也希望擬參加的同鄉把會議通知的回條填妥，於9月12日以前寄到上述信箱。

可見這次的民眾大會具有濃濃的彭明敏色彩，情治單位的觀察亦然：「據悉參加該會者並非全係臺獨分子，大部分係為慕彭逆明敏之名而欲一睹彭逆本人之真面目者，其中並有部分係外省籍左傾親匪及反政府分子。」⁷³事先，外交部要求駐紐約總領事館「密洽當地工作小組商討對策發動愛國僑胞遏阻，並設法取得全部出席人員名單」，⁷⁴但是據統計出席大會者高達一千餘人，名單的事只能不了了之。

儘管「臺灣研究所」的發展限於經費、人力等等因素而沒有下文，但大張旗鼓號召了千餘人的群眾大會，自會使國民黨政府感到不安，事後外交部即指示駐美大使沈劍虹說，彭明敏「公然從事各項叛國活動事證俱在，顯已違背其對美政府所為之抵美後不從事政治活動之允諾，希即研議適時密洽美國務院，促其驅逐彭逆出境」。⁷⁵甚至到1972年5月，國民黨的「陸

⁷² 「臺灣研究所籌備會致親愛的臺灣同鄉公開信」（1971年8月20日），《彭明敏案》，第五冊。

⁷³ 「華興小組致陸海光先生函」（日期不詳，北美司收到副本的時間是1971年10月6日），《彭明敏案》，第五冊。函中說到代表英國地區之臺獨分子「黃逆彰輝」臨時動議，會後前往聯合國舉行示威遊行，惟因事前未取得遊行許可，致遭警方出動百餘警員予以阻止，故「叛國分子們」僅在該地區逗留約15分鐘即行解散。

⁷⁴ 「外交部致駐紐約總領事館去電抄件」（1971年9月7日），《彭明敏案》，第五冊。

⁷⁵ 「外交部致駐美沈大使（親密啟）代電」（1971年10月8日），《彭明敏案》，第五冊。

海光會議」還決議要求外交部「隨時搜集具體事證，向美政府提出交涉」，以便「迫使彭逆明敏離美」。⁷⁶只是在美國政府的立場而言，彭明敏入境時雖然有不從事政治活動之保證，「但此種保證難以切實追究」，何況彭明敏在美國的活動可能輿論界並不重視，倘將彭明敏驅逐出境「反將引起軒然大波」。⁷⁷於是，彭明敏終得以續留美國，直到 1992 年決定返臺為止。

肆、討論與結語

曾有研究者認為，1970 年似乎就是海外臺獨團體行動轉變的一個關鍵年，原因有二，一是世界性的臺獨聯盟（WUFI）在這一年統合成立，一是作為臺獨「精神標竿」的彭明敏在這一年出逃成功。⁷⁸在此之前，1960 年代隨著臺灣留學生到國外深造的人數日多，以及島內政治的壓制苦悶，日本、美國、加拿大、歐洲的臺獨運動組織或新創、或轉型、或公開化，1969 年 9 月時任美國獨盟第三任主席的蔡同榮即招募各地的臺獨團體代表至紐約開會，達成成立一世界性臺獨組織的共識，⁷⁹所以 1970 年彭明敏順利出逃以至定居美國，可謂「躬逢其盛」。但是彭明敏除了 1972 年短暫擔任獨盟主席，畢竟沒有如不少人所期待的成為獨立建國運動的「革命領袖」，揆其原因，除了海外團體的人事糾紛、私人恩怨，思想上傳統獨盟的「獨立優先論」與彭明敏的「民主優先論」頗有差異，所導致的對抗關係有以致之；⁸⁰從本文的角度看，彭明敏強調「自決」而非獨立、強調包容「外省人」以對抗蔣家政權的自由主義路線，不但與傳統獨盟的革命路線不同，⁸¹且與後來許信良在 1980 年代矢言要讓國民黨「從地球上消失」明

⁷⁶ 「陸海光致外交部周部長書楷同志函」（1972 年 5 月 19 日），《彭明敏案》，第五冊。

⁷⁷ 這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凱萊（Jim Kelly）對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官員的談話內容。「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72 年 5 月 31 日），《彭明敏案》，第五冊。

⁷⁸ 陳佳宏：《海外臺獨運動史》，頁 98。

⁷⁹ 陳佳宏：《海外臺獨運動史》，頁 65。

⁸⁰ 陳佳宏：《海外臺獨運動史》，頁 180-183。

⁸¹ 1972 年 10 月的《臺獨》月刊曾說：「對臺獨運動來說，恐怖行動是當前應該大力推動而且可以預期收到豐碩成果的方向。」陳佳宏：《海外臺獨運動史》，頁 96。

顯不同。這固然可以看到一個讀書人的堅持，也可以理解在那艱難的時代，統合海外臺獨運動團體之不易。

沒有擔負「革命領袖」的角色任務，並不意味著沒有影響力。事實上彭明敏在 1964 年與謝聰敏、魏廷朝共同發表的「自救宣言」，在海外不但被譯為英文，而且被獨盟稱為「獨立宣言」廣為散發，⁸²其中對國民黨政權非法統治臺灣的分析以及主張臺灣人民「自決」的出路，堪稱體系完備的臺獨論述。彭明敏流亡海外不斷宣說的，大體不出「自救宣言」的範圍，只是更多國際法的觀點、更多有關臺灣國際地位的歷史分析，所影響的當不只是聽他演講的海外同鄉或「職業聽眾」，尤其包括駐外單位追蹤整理的報告，隨時傳回臺北的外交部乃至國安局、陸海光會議、國民黨中央黨部，有時甚至到達總統府，吾人雖無法測量國民黨政府高層閱讀這些報告受到若何影響，但是一位願意「講理」的臺灣學者、臺灣知識分子僕僕風塵流落他鄉發出臺灣人的心聲，至少要讓對方聽到吧？彭明敏至少達成此項任務——雖然是以如此特殊迂迴的方式。此外，常有人感慨臺灣人（的主張）在世界的能見度太低，甚至比不上西藏流亡政府，但是彭明敏入獄、軟禁、出逃以致滯美的過程「以身試法」，不斷以一人（以及臺灣人團體的支援）而對抗一個國民黨威權政府，極富戲劇性與啟發性，加上彭氏具備英語演講的能力，所以歐美主要媒體在那個年代報導臺灣的人物事蹟，彭明敏若非第一也必是名列前茅才對。

本文只是詳細研讀外交部已經解密、可供利用的部分檔案之後，所做的初步報告，若要全面而公允地評價彭明敏與海外臺獨運動的關係，仍須多做口述歷史、參閱更多資料，限於時間精力只能俟諸來日。

⁸² 「駐金山總領事館致外交部代電」（1970 年 1 月，日不詳，北美司收文日期 2 月 3 日），附件，《偽臺灣獨立聯盟》，檔號：406/0082。

徵引書目

(一) 檔案

外交部北美司檔案，《彭明敏等被捕案》（臺北外交部藏）

406/0096，第一冊（1964-1965 年）。

1. 蔣廷黻致外交部第 360 號電（1964 年 10 月 30 日）。
2. 蔣廷黻致外交部第 363 號電（1964 年 11 月 4 日）。
3. 駐加拿大國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64 年 11 月 4 日）。
4. 沈昌煥自紐約致臺北外交部轉呈 總統、院長第 538 號電（1965 年 1 月 5 日）。
5. 沈昌煥自紐約致臺北外交部轉呈 總統、院長第 564 號電（1965 年 1 月 15 日）。
6. 蔣廷黻致臺北外交部第 512 號密電（1965 年 3 月 10 日）。
7. 外交部致駐美大使館極機密代電（1965 年 3 月 13 日）。
8. 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致外交部函（1965 年 3 月 17 日）。
9. 〈關於彭明敏案判決後美、加兩國輿論反應節要〉（1965 年 4 月）。

外交部北美司檔案，《彭明敏等被捕案》（臺北外交部藏）

406/0096，第二冊（1965 年）。

1. 徐淑希致臺北外交部第 952 號電（1965 年 4 月 2 日）。
2. 駐加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65 年 4 月 5 日）。
3. 駐加拿大國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65 年 5 月 7 日一則，6 月 10 日一則）。
4. 駐比利時國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65 年 5 月 25 日）。
5. 總統府第一局致外交部函（1965 年 7 月 29 日）。
6. 中央社臺北 29 日電，〈美聯社報導彭明敏可能獲特赦〉（1965 年 10 月 29 日）。

- 7.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致外交部函（1965 年 11 月 8 日）。
- 8.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函（1965 年 12 月 1 日）。
- 9.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65 年 12 月 21 日）。
- 10.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第 371 號電（1968 年 5 月 22 日）。
- 11.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第 399 號電（1968 年 5 月 29 日）。
- 12.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致外交部函（1968 年 6 月 24 日）。
- 13.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致外交部魏部長伯聰同志代電（1968 年 6 月 28 日）。
- 14.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致伯聰部長函（1968 年 7 月 2 日）。
- 15.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第 030 號電（1969 年 5 月 29 日）。
- 16.張群致伯聰部長函（1969 年 7 月 1 日）。

外交部北美司檔案，《彭明敏案》（臺北外交部藏）

406/0096，第三冊（1970 年）

- 1.外交部致駐加薛大使、駐美周大使、駐日彭大使（分）電（1970 年 1 月 28 日）。
- 2.周書楷致外交部（特急極密）第 129 號電（1970 年 9 月 16 日）。
- 3.駐芝加哥總領事館致外交部（極機密）代電（1970 年 10 月 28 日）。
- 4.「中央社密西根州安亞伯（安娜堡）17 日合眾國際電」，〈彭明敏在美發表荒謬言論〉（1970 年 11 月 18 日）。
- 5.周中 致陸海光先生函（1970 年 12 月 9 日）。

外交部北美司檔案，《彭明敏案》（臺北外交部藏）

406/0096，第四冊（1971-1972 年）。

- 1.〈彭逆明敏抵美後之言行摘錄〉（1970 年 12 月 16 日北美司司長錢復呈）。
- 2.周書楷致臺北外交部（極密）第 457 號電（1971 年 1 月 14 日）。
- 3.駐金山總領事館致外交部代電，〈呈報彭逆明敏在史丹佛大學演講經過情形〉（1971 年 2 月，日不詳）。

- 4.周中 致陸海光先生函（1971 年 2 月 20 日）。
- 5.中央社舊金山 20 日專電，〈彭明敏發表荒謬演說〉（1971 年 2 月 21 日）。
- 6.中央社舊金山 24 日專電，〈彭明敏在史丹佛大學發表荒謬演說〉（1971 年 2 月 25 日）。
- 7.駐波士頓總領事館致外交部（代電）（1971 年 2 月 28 日），附件〈彭逆明敏在波士頓活動情形專案報告〉。
- 8.駐波士頓總領事館致外交部機密代電（1971 年 2 月 28 日），暨附件〈彭逆明敏在波士頓活動情形專案報告〉。
- 9.駐金山總領事館致外交部代電（1971 年 2 月，日不詳，北美司 3 月 2 日收文）。
- 10.周中 致陸海光先生函（發文時間不詳，北美司收到副本的時間是 1971 年 3 月 15 日）。
- 11.周中 致陸海光先生函（1971 年 4 月，日不詳，北美司收受副本時間是 4 月 17 日）。
- 12.外交部北美司致駐芝加哥鄧代總領事函稿（1971 年 6 月 24 日）。
- 13.周書楷代電（受文者不詳）（1971 年 8 月 2 日）。
- 14.周中 致陸海光先生函（1971 年 8 月 17 日）。
- 15.周中 致陸海光先生函（時間不詳，北美司收受副本時間是 1971 年 9 月 6 日）。

外交部北美司檔案，《彭明敏案》（臺北外交部藏）

406/0096，第五冊（1971-1972 年）。

- 1.周中 致陸海光先生函（1971 年 8 月 17 日）。
- 2.臺灣研究所籌備會致親愛的臺灣同鄉公開信（1971 年 8 月 20 日）。
- 3.彭明敏致諸位同胞的公開信（1971 年 8 月 20 日）。
- 4.駐紐約總領事館致駐美大使館代電（1971 年 8 月 20 日）。
- 5.外交部致駐紐約總領事館去電抄件（1971 年 9 月 7 日）。

6.華興小組致陸海光先生函(日期不詳,北美司收到副本的時間是1971年10月6日)。

7.外交部致駐美沈大使(親密啟)代電(1971年10月8日)。

8.陸海光致外交部周部長函(1971年10月22日)。

9.陸海光致外交部周部長書楷同志函(1972年5月19日)。

10.駐美大使館致外交部代電(1972年5月31日)。

外交部北美司檔案,《偽臺灣獨立聯盟》(臺北外交部藏)

406/0082,(1970年1月6日—4月21日)。駐金山總領事館致外交部代電(1970年1月,日不詳,北美司收文日期2月3日),附件。

(二)報紙

《中央日報》,1966年。

《聯合報》,1965年。

《徵信新聞》,1965年。

(三)訪問紀錄

陳儀深主訪,〈魏瑞明先生訪問紀錄〉,2004年8月5日、9日,於立法院中興大樓VIP會議室,未刊稿。

陳儀深主訪,〈彭明敏先生訪問紀錄〉,2005年9月4日,於總統府資政辦公室,未刊稿。

(四)專書

宋重陽,《臺灣獨立運動私記—三十五年之夢》。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年3月。

陳佳宏,《海外臺獨運動史》。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

陳隆志,《臺灣獨立的展望》。臺北:鄭南榕出版「自由時代系列叢書」,

1987 年 10 月。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臺北：彭明敏文教基金會出版，1995 年。

蔡同榮，《我要回去》。臺北：公民投票雜誌社，1992 年，4 版。

(五)論文

張英哲，〈1970-2000 年歐洲臺灣人的社會—政治運動〉，收入張炎憲等編，《自決與認同——1950-1990 年海外臺灣人運動專輯》。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臺灣史料基金會，2005 年 6 月。